

长篇历史小说

# 汉宫春林夕

刘忆江◆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刘忆江·著

# 汉宫春梦

长篇历史小说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汉宫春梦/刘忆江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
2004. 9

ISBN 7 - 5039 - 2583 - 3

I. 汉… II. 刘… III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1882 号

**汉宫春梦**

著 者 刘忆江

责任编辑 向 宏

责任校对 李惠琴

装帧设计 威林雅仕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 875

字 数 480 千字

书 号 ISBN 7 - 5039 - 2583 - 3/I · 1211

定 价 23. 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## 主要人物与历史背景

### 【主要人物】

刘彻——汉武帝。儿时名刘彘，幼时封为胶东王，八岁时被立为太子，十六岁即位。故事发生时年方七岁。

王娡——刘彻之母。二十岁入东宫，初受太子（即景帝）宠幸，有三女一子（即武帝），为人机警内敛，工于心计。故事发生时约三十六岁。

刘嫖——馆陶长公主，窦太后之女，汉景帝之姊，汉武帝之姑，陈阿娇之母。是对窦太后、汉景帝有重要影响之人。故事发生时约四十岁。

韩嫣——贵族子弟，刘彻少时和青年时代的玩伴、同学及密友。后因得罪王太后被杀。故事发生时约八岁。

大萍——王娡的贴身侍女，刘彻少年时的情人，私情泄露后被王娡遣出宫门，远嫁他方。故事发生时约十五岁。

王息姁——王娡之妹，景帝登基前夕进宫，极受宠幸，生有四子。后因争皇后位与其姊齟齬，被其姊下药难产而死。故事发生时约二十六七岁。

栗姬——景帝初为太子时即入东宫，极受宠幸，生有三子。长子刘荣曾被立为太子。因得罪刘嫖，屡受中伤，渐为景帝疏远，后以争皇后位失败，刘荣被废，被打入冷宫，愤郁而死。故事发生时约四十岁。

窦太后——景帝、刘嫖、刘武之母，好黄老之术，溺爱儿女亲族。晚年双目失明，心理失常，性刚烈专断，常干预朝政。故事发生时约五十六岁。

刘启——汉景帝，性猜忍，有孝心。其治国理念对刘彻影响很大。故事发生时约三十八岁。

刘武——梁孝王，窦太后幼子，备受宠爱，与兄、姊亲密无间。后因觊觎皇位继承权，刺杀袁盎，为景帝疏远，忧郁而死。故事发生时约二十八岁。

刘荣——景帝长子，曾被立为太子。后因母(栗姬)失宠被废，立为临江王。后为王媼设谋陷害，被朝廷召问，自杀而亡。故事发生时约二十岁。

### 【历史背景】

两千二百年前，陕西关中的面貌，与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迥然不同。那时的关中，放眼望去，是一片葱茏的绿色，根本见不到现今万壑千沟、黄土裸露的那种破碎苍凉的景象。夹峙于南山(即今终南山)和梁山之间的周原和其他几个大原地势平坦、沟渠纵横、水草丰茂，还有众多的沮洳水泽，是鸟类和鱼鳖栖息繁衍的天堂。发源于陇东的渭水穿原而过，汇集众多支流，向东汇入黄河。那时尚无“黄河”这个称谓，而是称之为“河”，因为河水虽略微浑浊，但并未夹杂大量黄土泥沙，河水也不呈现黄色。先秦至汉初，文献中凡称“河”者，均指黄河，而较小的支流，均称为“水”。那时的黄土高原，在山地和丘陵上，满布着广袤的原始森林，南山和梁山上多的是几抱粗的巨树，而平坦的台地上，则是极为丰茂的草原，绵延向北，直指阴山，与内蒙古大草原合而为一，自古以来就是漠南最优良的牧场。

三千多年以前，作为农业部落的周人为躲避游牧部落的压迫，从陇东翻越梁山，定居于当时还是一片蛮荒林莽的岐山之阳。经过数百年的开辟经营，榛莽丛生的林地变成了富庶的农田，这块土地因之被称作“周原”。周人东迁之后，原为西戎的秦人乘虚而入，也弃牧为农，于此立国，又历经数百年的开辟经营，渭水两岸大部分土地已成沃土良田，有“八百里秦川”的美誉。商鞅变法之后，秦国厉行耕战，食足

兵精，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势压天下的强国。

在古代，山川形胜对一个国家的防卫来说，极为重要，而秦国可谓得天独厚。渭河平原实际上是个盆地，四周或为高山，或为丘陵，而那时这些山地丘陵之上林莽密布，通行极为不便。在邻接北方草原的丘陵山脉之上，有秦、魏为防备匈奴而修筑的漫长边塞，在秦国于前330年从魏国手中收复河西之地后，关中即成四塞之地，由中原进出关中只有函谷一线可通。函谷关设置于战国时，位于秦汉时弘农、河内两郡交界处（现今河南灵宝县境内），旧称“松柏之塞”。函谷呈东西方向，长约十五里，一边濒临黄河，绝岸壁立，一边是名为“稠桑原”的台地，虽不甚陡险，但原上长满了松柏巨木，谷宽仅容一车通过，路隘林深，遮天蔽日，除日月光线直射谷底之际能略见光亮外，其他时间谷中极为阴暗，时有阵阵松涛呼啸，颇为阴森可怕。平时白日里就行旅稀少，而夜间则更难见人踪。出函谷关向东即为中原，又称“关东”，后来东汉时又在函谷西口设立潼关，进潼关则是关中平原，又称“关西”。由此可以想见函谷关在军事上的重要，南北大山夹峙，东有大河天险，而以函谷一线为战守之要冲。后来贾谊所谓“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”的说法即出于此，而自西周、秦汉，乃至隋唐的两千多年中，关中多为皇朝建都的首选，原因亦在于此。

秦覆亡之后，各路义军屯兵灞上，但盟主项羽缺乏政治远见，搞起了分封制。他是楚人，有很深的家乡观念，认为“富贵不还乡，如衣锦夜行”。对于秦人经营了十几代，囊括“燕赵之收藏，韩魏之经营，齐楚之精英，几世几年，取掠其人，倚垒如山”的富丽堂皇的都城，他自己不占，自然也决不容他人占有，于是纵兵大掠，将秦宫中的宝物装车东运，然后一把大火将咸阳城和阿房宫烧了个干净。楚汉相争，刘邦获胜后，作为楚人，他起初也与项羽一样，有着衣锦还乡的念头，而其部下的功臣除沛县的老乡外，亦多为关东之人，全都主张定都中原的洛阳，争言周都洛阳，坐了数百年的天

子，而秦都关中，不过二世而亡。其时，有个齐地的策士蒯敬，路过汉王驻蹕的洛阳，向刘邦陈述了东周与汉建都洛阳的得失利弊。蒯敬指出，洛阳位处中原，地势平缓，无险可据，是四战之地，东周于此建都可行，而汉不可行。因周立国以德，且拥有漫长历史年代中形成的威权，为当时的大小诸侯所拥戴；而汉室继秦之后，以力立国，无德义传统威权可恃，只可择取形势险固、利于攻战的地方为都，而关中被山带河，四塞为固，历来是膏腴之地。定都关中，遇事缓急可恃，即使山东有乱，亦可以“扼其咽而拊其背”，而立于不败之地。但蒯敬之说，遭到了一片反对之声，刘邦委决不下，于是征询他最为信赖的智囊张良，张良意见与蒯敬相同，认为洛阳四面受敌，非用武之国；而关中“左肴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。阻三面而固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，安定河渭。诸侯有变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（漕运），漕挽天下而给京师，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”。由此刘邦才下了决心，定都关中。

但是，故秦的都城和宫室，已经让项羽烧得残破不堪。于是刘邦责成萧何重建新宫。新宫室自高祖八年（前199年）起建，历时一年落成，坐落于渭水南岸的龙首山上。名为山，实际上是个黄土岗阜，长六十里，头抵渭水，尾达樊川（今长安县南），头高二十丈，但渐行渐矮，至尾部仅只六七丈高。传说秦时有黑龙从南山出来，到渭水饮水，所行经之处因成土岗。龙首山奇特之处在于其土黄赤不毛，且土质密实，夯筑后坚似金石，是极好的建筑材料。所以自秦汉以降，历朝历代都由此取土建筑宫室房屋，但两千多年后，现今已难觅这座土山的踪迹了。在龙首山北麓，秦始皇时原建有一座巨大的离宫——兴乐宫，其中的鸿台（秦始皇曾射鸿于台上，

① 胡苑，即秦汉时之“河南地”，位于战国秦长城以北（即今陕西中北部），古时为丰茂富庶的大草原，原为匈奴驻牧之地，秦始皇派蒙恬率大军征伐匈奴，此地纳入秦之版图，称为“新秦中”；秦末内战时，此地又为匈奴占据，是匈奴楼烦王、白羊王驻牧之地。后直到汉武帝战败匈奴并在此大规模移民戍边后，才最终纳入汉帝国版图。

因以为名)高达四十丈,台上楼观屋宇耸入云天。兴乐宫中还有一座大夏殿,殿前有铜人十座,并有鱼池和酒池等设施。项羽火烧咸阳秦宫和渭南的阿房宫,大火绵延三月不绝,秦宫尽成焦土,而兴乐宫竟免于兵燹。此宫周边二十余里,经萧何修治后,更名为长乐宫,为汉初朝廷所在地。以此为起点,萧何沿西、北坡营建长安城,直至渭水南岸。又“起未央宫,斩龙首山而营之”,“宫基不暇垒筑,直出长安城上”,他将龙首山的主峰以人工削成由北而南、高度递减的三个大台基,夯土砸实后再建屋宇。所以龙首上的未央宫,可以俯瞰长安,尤显得巍峨雄壮、气势磅礴,收到了“重天子之威”的实效。未央宫建成后,刘邦方从栎阳迁住长安,此后,皇帝居住于未央宫,并在此处理朝政,长乐宫则成为太后的住处,又称为“东朝”。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,就发生在定都长安七十年后的关中,这座坐落于渭水之阴、龙首之阳的汉宫之中。

### 【故事场景】

未央宫永巷之漪兰殿——原名崇芳阁,为王媪入宫后的住处,位于后宫永巷(即众多嫔妃集中居住的长巷,长巷在明渠之西,巷中为鳞次栉比的一座座院落,居住着地位较低的嫔妃和宫女,后宫的一些手工作坊,如织室、暴室等也在其中)南面靠近巷口的一座院落中。院中坐东朝西的正殿三间,是王媪的居所;两旁厢房是刘姁和他三个姊妹的居处。永巷北口的掖庭殿是后宫管理机关,掖庭令、丞均居住于此;各嫔妃侍女每天于此处等候庐监宣召侍寝的嫔妃,蒙召的即通报沐浴准备,其余则各自散去。

未央宫后宫之椒房殿——后宫之主殿,又称中宫,在永巷西面。一般为皇后的住处。椒房殿原为薄皇后起居之处,薄氏因无子被废后迁出,一度由栗姬入住;王媪被册封为皇后后,搬入此处居住。

未央宫前殿——皇帝朝寝之处。前殿为朝会之处,后



面并排三殿，居中的宣室殿，为皇帝平时召见大臣议事之处；左面的温室殿和右面的清凉殿，则是平时皇帝冬夏寝居之处，皇后及晚间侍寝的嫔妃，即在此处过夜。

长乐宫——皇太后居处之所，内有宫殿多处，太后常居长信殿。因其在未央宫东面，故又被称为东宫。其与未央宫中间隔着尚冠里(达官贵人住宅区)，有驰道和复道相通。窦太后常年居此，刘彻即位后，王姁也以皇太后身份迁居长乐宫，侍奉成为太皇太后的窦氏；窦氏死后，长乐宫成为王太后的居处。后来卫子夫失宠以后，也以皇后身份居住于此，直至“巫蛊之乱”。

## 引子

汉景帝前元六年四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,时交夜漏前八刻<sup>①</sup>,正是各宫宫人前往永巷听候宣召的时刻,甬道上四处可见三五成群、结伴前往永巷令署的宫女。宫女多是近些年才选入宫中的,年岁都不大,尽管宫中的制度森严,但少女的天性仍不免自然地流露。从侍奉了一天的主子身边,被派出来听候消息,这些少女就像一群被放飞的小鸟,快乐得不能自己,纷纷寻觅自己的同乡、熟人,笑语欢声不断。平日里空旷、静谧的后宫,一时间热闹非凡。

这时,从未央宫西面的椒房殿中,一先一后,走出来两位丽人。前面的一位,年纪在四十上下,丰容盛鬋,面如凝脂,盘起的高髻上扣着白玉博山,发髻上横插一支金步摇,钗首极为精致,凤头朱雀,雀嘴上衔着三串珍珠。那珍珠呈月白色,大小如一,圆润光洁,一望便知是极为名贵的货色。汉承水德,以黑色为尊,故上自皇帝,下至王侯大臣,均服黑衣。妇人身着一袭交领黑缣绣袍,华丽的绣纹隐约可见,看得出衣料是当时极为名贵的韩仁绣。内中是似露非露的浅绛色内衣,衬以月白色的下裳和精致的丝履,更烘托出妇人富贵骄人的气质。若非因不快而略现僵滞面容,她应该够得上是一个气度雍容、丰腴成熟的美人。妇人快步走下陛阶,对四旁行礼问候的宫人与宦者,视如不见,随从的侍女想要搀扶,被她信手一挥,几乎跌倒。她目不斜视地疾步前行,走向等在下面的肩舆<sup>②</sup>。

<sup>①</sup> 刻,古代计时单位。古代以铜漏计时,一昼夜分为100刻(约合现代的14.4分钟),根据节令,昼、夜之刻数不同。此种计时方法一直延续到晚清,方为时钟取代。此后以15分钟为一刻,四刻为一小时。

<sup>②</sup> 肩舆,古时一种二人或四人抬乘的轻便出行工具,类似于后来的滑竿、轿子。

后面那女人年岁与前者相仿，但身材更窈窕，面容也更为俏丽。她身着缥色（即月白色）衣衫，淡青丝履，头上也盘着高髻，但未施簪珥。看到妇人拂袖而去的样子，她强作微笑地跟了几步，从容地说道：“大姐走好。事情，我们还可以慢慢商量。”

妇人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望着她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必了。”然后登上肩舆，吩咐了一声“去东宫”，头也不回地竟自扬长而去。

望着渐渐远去的肩舆，送行的那位丽人也沉下了脸，不屑、快意和隐隐担心的表情交替变换。良久，她才吩咐身边的侍女：“阿宝，我们回去。”

先前离去的丽人名叫刘嫖，是堂邑侯陈午的夫人。但要说到她自来的身份，却是宫廷里第一等的显赫尊贵。她是当今太后的独生女儿，皇帝的大姐。窦太后有二子一女，一奶同胞。刘嫖是长女，长子是当今的皇帝刘启，幼子是梁王刘武，一门贵盛无比，而且母子姐弟之间感情极笃。刘嫖的采邑在馆陶，封号是馆陶长公主，但皇宫内外人们都称她为大长公主或“长主”。以这样的身份，她往来出入宫禁，就像民间走家串门子一样随便。

门前送行的丽人是栗夫人，也是地位最高、跟从皇帝最久的嫔妃。二十多年前，皇帝还在潜邸，栗姬是最早的侍妾，初入东宫不久，就生了长子刘荣，之后又一连生了两个皇子。以后虽不再生育，但皇帝很念旧，经常召她陪侍，一直宠眷不衰。近来，宫内盛传她即将正位中宫。最明显的迹象是，去年皇帝因薄氏多年不育，废去了她的皇后名号，迁居别宫。随后，皇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。母以子贵，栗姬不久也迁入了椒房殿。椒房殿历来是皇后的居处，栗姬的入住，意味着皇帝即将立她为后。在上上下下的人看来，这已经是铁定无疑的事实，就等着册封以后，正式上皇后的尊号了。

长公主离去时，甬道上的宫人、宦者均避至道边，躬身行礼，因此她怫郁不快的面色，尽入众人的眼中。过后，目击到这个场面的宫人们自不免揣测议论：这两位当今最为显赫的女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宫中的生活，平静而郁闷，后宫中多的是烦闷无聊的女人，任何佚闻隐情，都足以激起她们的好奇和一探究竟的欲望。与薄皇后被废黜的事情一样，刘嫖与栗姬龃龉冲突的消息，必定会被宫人们带向各处，在深宫内院之中悄悄传说和议论上好一阵子。

未央宫中的用水源自南山，由人工修建的明渠导入，自西南流经沧池，又经石渠阁由北阙出宫，向东北汇入渭水。明渠左面有一条长长的宫巷，长巷北头是掌理后宫的官署和供奉宫廷日用的一些官工作坊，有织室、染室、暴室等等，暴室中设有监室，有罪被废黜或生病的妃嫔和宫人通常幽禁和拘役于此。长巷中部和南端是一处处独立的院落，鳞次栉比，众多妃嫔和宫人集中居于此。这样一个后宫区域此时仍沿用着秦代的称呼，叫做“永巷”，由隶属于少府的永巷令管辖。

靠近永巷南口的西侧，有座坐西朝东的院落，进得门来，绕过一座影壁，是不大不小的一个院子，靠左面有个石砌的水池，四壁青苔，透过水面上的浮萍和睡莲，可隐约看到泅游嬉戏的锦鲤。院中植有数株玉兰，高已逾丈，粗可半围，每逢早春，早早就绽开了花蕾，月白姹紫，玉树临风，暗香袭人。玉兰树花谢后方可生叶，很快就能叶密阴浓，像绿色的华盖，遮挡夏日的骄阳。

这个院落原名崇芳阁，女主人王姝，是皇帝诸多妃嫔中的一位，自入宫后一直住在这里，生下皇子刘焜后，皇帝亲自将此处更名为漪兰殿，王姝也由美人晋位为夫人。院中的正房也是坐西朝东，由王姝自住；厢房两排，是儿女及侍女们的居室，与正房廊庑相连。正房三间，以梁柱与锦帷相隔，室内陈设极简，一床，一榻，一高一矮两几而已，地面和床榻上遍铺青蒲，席缘也用青绢包边，用作隔断的帘帷和床顶的承尘，均用天青色的素绣织锦为之，整个房间的布置雅洁素净，纤尘不染，但隐隐予人以凄清的感觉。

刘嫖自椒房殿拂袖而去的时候，王夫人正在住处沐浴更衣。此刻，她在等候赴永巷听候消息的侍女大萍。枯坐无聊，便回到寝室，取出高几上的妆奁盒，对着铜镜，默默地敷粉描眉。

汉代后宫侍寝制度，除皇后可以每五日一次前往皇帝寝宫侍寝外，其他嫔妃，均须轮次听候传召。在夜漏前八刻，也就是天黑前一个时辰，各派贴身使女前往永巷令署听候宣召。如果皇帝没有特别的旨意，永巷的庐监即可根据簿册中的记录，推出当夜应该轮到御见的妃嫔，并通知她沐浴更衣，准备召幸。夜漏初刻一到，即有专职的宦者来迎。侍寝者除去簪珥，仅着亵衣，以锦被卷裹抬入禁中，或侍寝五刻，或整夜留宿，全在于皇帝的心情。事毕，临幸者由女御长扶出，皇帝会赐给她一枚银环，永巷令据此书于简册，届期未能孕育者，通常会被罢废，难得再有侍寝的机会。

薄施粉黛的王嫔，跏坐在矮几前，面容平静，但目光中还是可以感觉得到某种焦躁。已是日落时分，外面刚才还亮得耀眼，转瞬已经暮色四合，屋内的光线就更暗了。她招呼侍女点燃了几上的油灯，仔细打量着铜镜中的面容。借着灯光，她吃惊地发现，眼角上又添了一道细微的皱纹。她以两指抚平眼角的肌肤，但只要松开手，皱纹就会重现。她又蘸了些粉敷在眼角，皱纹虽被掩住，但肤色不自然，没有光泽。老了，无可奈何地老了。明日是她三十六岁的生日，家中昨日托宫人带进来两壶家酿，要她生日时喝。母亲真是糊涂，一点不体谅女儿这个年纪的心境，似乎专为提醒自己又老了一岁。

4

近来，每逢对镜梳妆，她都会有种神思恍惚的感觉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岁月逼人，不知不觉又是一年。她觉得自己在一天天地老去，今天新生出来一条皱纹，明天或许就会看到一丝白发，就像院中满树的玉兰花，她的美色也会很快地枯萎凋谢。皇帝已有几年没有召她侍寝，随着年华渐渐老去，她被召幸的可能已越来越小，甚至最终会被遗忘。半月前，在赴东宫向皇太后请安的路上，她偶然遇到了废后薄氏，不过数月时间，过去的皇后竟像是老了十岁！头发斑白，唇间也起了皱纹，活脱一副老妪的模样。相互问候时，薄氏一副怯生生的样子，泪眼荧荧，全没有了皇后的威仪。自己很快也会变成这副样子吗？想到这里，王嫔的心就会发紧。

有时，她也会觉得日子的漫长。儿女们长大后有自己的生活，不再需要她的看顾，她只能在不望的等待中打发时日。她正当盛年，有着正常女人的炽热情欲。长夜降临，是她备受煎熬的时刻，沸腾的欲火使她辗转反侧，夜不成寐。她脱光身体，以释放浑身的燥热，她紧闭

双目，放纵自己的想象，双手摩挲身体的每一寸肌肤，做出男欢女爱的各种动作，直至潮水般的快感喷涌而出。有时，她会抓过伏在床头酣睡的宠物——一只硕大的灰色雄猫，拨弄它毛茸茸的睾丸，在它快活地在床上盘旋打滚之际，她会用力一掐，看着它怪叫着挣脱而去。奇妙的是，那种被雄猫挠抓时的尖利痛感，竟能使她浑身的燥热得以渐渐消释。

她敛气凝神，把思绪收回到当前。真不能相信皇帝会忘了自己，终究给他生了四个儿女呀。眼前这盏灯，这面镜，都是御赐的定情之物。灯是朱雀台灯，又称凤灯，但与宫中通用的形制不同。一般的凤灯雀首向上，头顶灯盘，而这盏凤灯则雀首向下，嘴衔灯盘，通体镏金，是帝后寝宫中的专用之物。这面铜镜的尺寸也大了一寸，背面铸有精美的蟠璃纹饰，中央的方胜图框中铭有“长相思，毋相忘”的错金篆文。这两件器物，都是皇帝初次召幸后特别赐给她的，算得上是皇帝的信物吧。

她剪掉一段灯芯，把灯焰挑得更亮些。凝视着镜中的影像，王媪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也是同样明亮闪烁的灯光，那时的皇帝还是太子，年轻英俊。当初次被紧紧抱在那双有力的臂膀中时，从体内很深的地方涌出的战栗，渐次充满她的全身，不安、羞涩的感觉消失了，她浑身瘫软地进入了心醉神迷的状态，有时甚至会忘情地叫出声来。这种情好缱绻时的感受，在她的心中，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样新鲜、清晰，王媪每每靠着对它的回味，打发漫漫的长夜。太子知道她不是处女，但似乎并不在意，反而说她更有女人味，召她侍寝时，总喜欢解下她的亵衣，在灯下观看、抚摩她的胴体。那时的皇帝精力健旺，每次召幸都会留宿，长时间的欢爱，使她真正体味到了什么是女人的幸福。入宫一年，王媪产下一女，宫里很快就有了传言，说她没有宜男之相。皇帝注重子嗣，因为关系皇统，但对第一个女儿的出生，也很高兴，不仅继续召幸她，有时甚至一连几天地要她。但在她一连三次生下女儿后，皇帝的态度渐渐地冷了下来。谢天谢地，七年前她终于产下一子，幸免于沦落冷宫的命运。当时皇帝刚刚即位，把这视为吉兆，大喜过望，将她的住处更名为漪兰殿，晋封她为夫人，只有育有皇子的嫔妃方能得到这个称号。为了保住这个独子，王媪躬亲喂养，呵护备至。听说野猪命硬，就为儿子起名刘彘。但不知怎么，皇帝自那以后就极少

召她侍寝了。近几年,更是音问杳然,连面也见不到了。

她取下高几上面的一个锦盒,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,一小堆银环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她用手指轻轻拨弄着计数,其实早已经数过无数遍了,怎么数也只是二十三枚,不会再多了。十六年的岁月和青春换来的只是这二十三枚银环!为了再增加几枚,她只能苦苦地等待,每天沐浴更衣,薄施粉黛,而后怀着深深的失望独守空房,在欲火和恐惧的煎熬中挣扎。痛苦会越来越深,机会则越来越少,她的生命中将不再有春天,她会像秋风中瑟缩的树叶,变黄、脱落、枯萎。这如果就是母亲所谓的富贵的含义,她真是心有不甘。她不由得怀念起平民的生活来了,脑海里浮现出早年与金王孙一起领着女儿在长陵原野上踏青的情景。民间的夫妻生活虽然平凡,但朝夕相对,长相厮守,自有一种真实的快乐。皇宫虽然华贵气派,但制度森严,偌大的皇宫中,感觉自由的怕只有太后和皇帝两个人吧。

王家居住在右扶风的槐里县,父亲王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人,只知道做活儿,家里家外的大事小情全由母亲臧氏做主。臧氏名姊,小名臧儿,是汉初燕王臧荼的孙女。母亲对自己祖上的血统十分自豪,从孩子们懂事时起,就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讲述祖上的显赫荣耀,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出人头地、重振家声的种子。外曾祖父长的什么样子,母亲其实也说不上来,她所讲的,大都是从父亲臧衍那里听来的。臧荼原来是燕国的一个将军,燕国灭亡后,他逃亡到楚地,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时,项梁、项羽叔侄在吴地响应,起军讨秦。臧荼在楚军北上的途中加入,此后一直追随项羽四处征战,功劳卓著。楚军进入关中之后,项羽在戏下大封诸侯,臧荼以功被封为燕王,以蓟为都城,过起了南面为王的生活。楚汉相争的五年中,臧荼表面上中立,内心偏向项羽,并北结匈奴,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,兼并了另一诸侯——辽东王韩广。垓下一战,楚军战败,项羽途穷自杀。刘邦称帝不久,亲率大军征讨臧荼,在代郡的会战中,燕军溃败,臧荼被擒,不久便病死狱中。王子臧衍听到父亲被擒、汉军逼近的消息,携带家眷逃离蓟都,投奔匈奴。直至汉文帝登基宣布大赦后,才带着女儿臧儿回到中国。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是庶民,不能在长安城内定居,只好在附近的槐里住下来,父女相依为命,景况凄凉。臧衍不久就病故,为了葬父,臧儿没有选择,不得不草草出嫁。

说起这段历史，母亲就恨恨不能自己。她希望儿女们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更为强烈，家中无力请先生，她便亲自督课儿女们读书。对母亲边绩麻边授读的情形，王媪现在还历历在目。在读书上，王媪和妹妹息媪都有灵气，成绩很好，但长兄王信似乎更多地继承着父亲的禀赋，硬是学不进去。母亲为此不知责打过他多少次，打过后又抱着他哭了多少次，但渐渐也就认命了，将希望放到姊妹俩身上。王媪十六岁那年，为了筹钱给王信办婚事，父亲将她许给了长陵的金王孙，母亲虽极力反对，但这一次没能拗过父亲。

金氏是长陵的殷实人家，务农之余还编织贩卖蒲席，金王孙就是来槐里贩席时见到王媪，主动请人提亲的。父亲正为儿子的亲事发愁，得知金家愿出一大笔聘礼后，断然决定了这门婚事。王媪过门后，转过年就生了一个女儿，金王孙知道岳母自认血统高贵，不愿将王媪嫁给平民，便故意为女儿取名为金俗，但夫妻间的感情还是不错。夏秋之际，金王孙天天要到长陵郊野的水泽边上采割织席用的蒲草，王媪有时也带着孩子跟去，拾柴烧水煮饭，丈夫很会抓鱼，常常能煮些鱼汤佐餐。男耕女织，加上贩席的收入，足资温饱，生活倒也其乐融融。她想过，就这样过一辈子，也可以满足了。金俗两周岁时，王仲得了重病，诊疗无效，不治身亡。次年秋收过后，丈夫去关东贩席，要离家很长时间，王媪惦记着母亲的身体健康，就带着女儿回娘家居住，而命运竟在此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

王媪清楚地记得，那是秋季八月的一天，她从田间回来，没进门就听到一阵说笑声，其中母亲的声音格外响亮。王媪很奇怪，母亲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心情。父亲死后，母亲的情绪一直低落，抱怨自己命苦，骂丈夫无能，儿子没出息，女儿不争气，整日茶饭不思，近来更是卧床不起，一副恹恹成病的模样。她进得家中，一家人正围坐在一个女人周围，谈得热闹。

“阿媪，快过来，见过你义大姊，让她也给你看看相。”母亲满面喜色地招呼她。话音未落，那客人就转过头来，王媪第一眼就印象深刻，觉得这决不是个一般的人物。女人年纪三十上下，身着细葛布衣裳，腰束布带，胫上打着行滕裹腿，显然是个走远路之人。她脸盘瘦长，个子不高，略显单薄；一头漆黑的长发松松地后梳，在脑后绾成椎髻，白皙的面容既秀气，又透着精干。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她那双眼睛，既黑



又亮，目光锐利，好像能够一直看到人的心里去。

致礼问候客人过后，王媪也坐下来，从兄长口中，得知此人名义姁，通医术，是兄长请来给母亲诊病的。

“真是好医术啊！”王信双眉耸起，赞不绝口，“只一针，娘就起了床。你看看，现在更是精神太好了。”

客人微笑着对王媪说：“大姑其实没有大病，不过是气滞血瘀、肝气不舒而已，只要情绪舒展了，病可自消。”

母亲喜笑颜开地说：“义姑娘不但懂医，还会看相算卦，是仓公、许负的弟子呢。我早说过臧家早晚会再得富贵，你们还不信，看看人家说的，我，你兄长、嫂子，你妹妹，都有贵人相。义姑娘，请再看看我家阿媪的命相。”

义姁把王媪端详了好一阵子，又拉过她的右手，细细地观察掌上的纹路，然后满面喜色地告诉臧氏：“大妹妹的面相与大姑、小妹一样，也是贵人，而且是大贵，细情容我算后详禀。”

王媪心中疑惑，自己不过是个平民小户人家的媳妇，由何而贵？难道丈夫日后能够发达？想到这里，她打算在客人离开时问明其住址，等金王孙回来之后，带他到义姁那里看看命相。

义姁深深看了王媪一眼，问明了她的生辰时日，解开腰间的布囊，从中取出一捆切成半尺长短的蓍筹。她从中数出五十根，攥成一把，取一根置于席上，然后将算筹随意一分为二，分攥于左右手中。随即从右手的一把中取出一支，夹于左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，之后置右手蓍筹于席，腾出手来数左手中的算筹，四根一组，余者夹于无名指与中指之间；然后将左手计过数的算筹放下，取右手算筹依样计算一遍，最后数到的四根即为揲蓍。左右手所夹揲蓍相互交换可以计算年份平闰，然后合计两手所夹蓍筹数目，或为五；或为九，重复操作三次后，依数目变化多少可画出一爻，六爻成一卦，故上述三变之操作要反复六次。但义姁的手法熟练，她双眼半眯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似乎是在计数，精神极为专注。看着她往复占蓍的熟练手法，臧氏等人不觉呆了，心里又佩服，又急切地想要知道结果。

良久，义姁轻轻地嘘了一口气，收拢蓍筹，捆扎好，放入布囊，然后微笑着对臧氏说：“卦在归妹，大吉，汝家喜事不断，效验就在今秋。还望顺时而动，不可错过机会。我先在这里道贺了。”